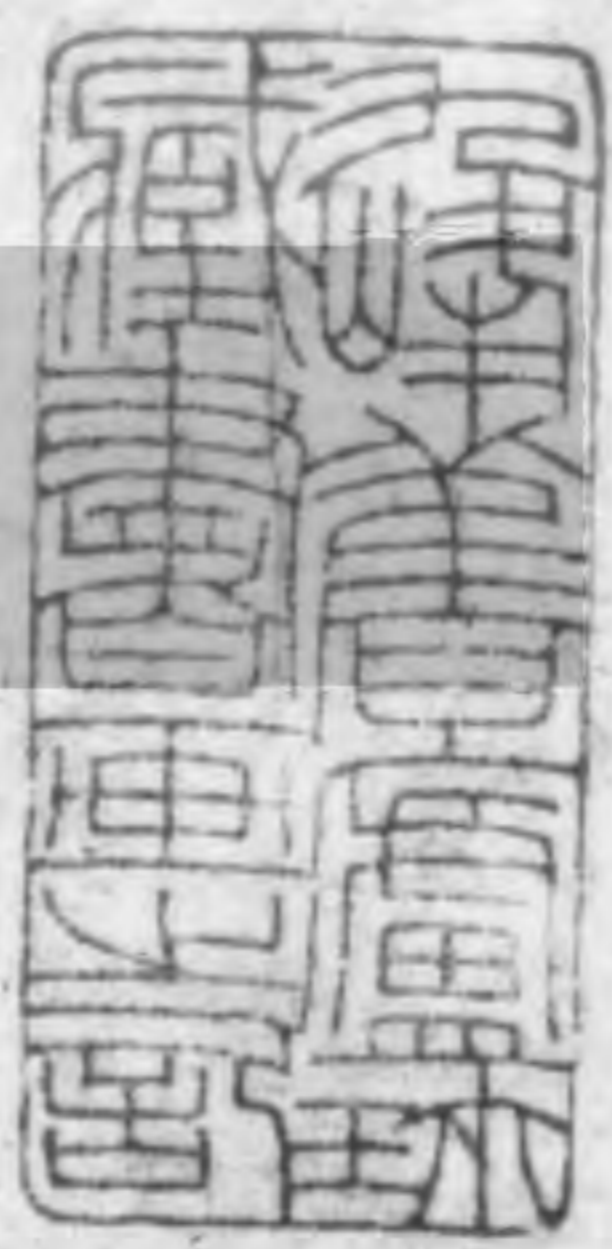




刻經鉏堂序



夫吾人立身寓內欲表々自見
者舍功業文章何居焉垂紳正
笏之士率譚功業而視筆墨為
敝筵笈冠長衣之士率譚文章

而薄薦紳為塵飯此皆見其偏
不覩其念者也吾竊以臧獲之
巨羊而例視之矣求之於古工
文章者如牛毛而以文章兼功
業者若兔角然寡乎其不多

見也他姑不暇其論即以吾湖
言之湖中多丹山洞府金砂銀
石故石屋祖師隱于霞霧葛稚
川隱于菁山范蠡計然隱于大
遮以謀霸業遂號為計籌山至

今存焉若顏蘇兩君俱願為此
州刺史歐陽公所謂江外饒佳
郡吳興天下稀者夫亦道其地
之靈也哉以故文章家代不乏
人今世詩宗沈約孟郊畫宗子

昂矧明徐賁瀟洒推棗苧翁皆
彬々文彩而胸中丘壑縱橫萬
狀非若他郡章句之學人趨之
而人步之者也而責諸人於鐘
鼎之業太常之勲則或起之九

原而無以應我矣乃於宋得一
人焉倪文節公是已觀其經鉏
堂一書論朝事則有忠臣愛君
之心論家政則有君陳孝友之
念論山川則有遺世獨立之志

論世味則有藻鑑人倫之明繁
而不亂約而有規其辭爽以勁
其氣簡而舒信文章之大家繡
虎之長技也是書也蓋得吾之
友陳仲醇云仲醇博雅有書癖

上自經史下至稗官靡不旁搜
遠採最愛是書余讀禮昆山中
即柳惲讀書處也偶放舟訪仲
醕于嘉禾仲醇出是編授余曰
是且未有梓公湖人宜為湖梓

之余持之題反覆讀不忍釋手
每讀一段則飲醕醪一盃咽之
欣々然自得也既喜文節之文
章欲觀文節之行誼而稽之往
譜則文節官宋之學士風操凜

凜為一代偉人若傳記所載者
讀之猶有生色當時忌文節甚
衆而如石中流無所倚萎聲聞
愈藉上震人耳矣豈非文章功
業並茂者耶遂以其書携至京

邱拜

命雍陽政事之暇取而卒業益
沾上自喜謂我非仲醇安得是
書而字多差訛亥豕相接適張
文學自揚文山中走潞水上謁

余文學胸次富有墳典丘索乃
以是書授之校焉凡三旬而羽
化者全蠹食者完矣又三旬而
剖剝告成殺青斯竟矣余覽其
成喟然嘆曰士患無文章功業

耳何患不傳自有此書以來凡
幾百年矣而流徙不亾則人必
有仰其功業文章而不欲亾之
者至于今則仲醇仰之而授之
予予仰之而付之梓張文學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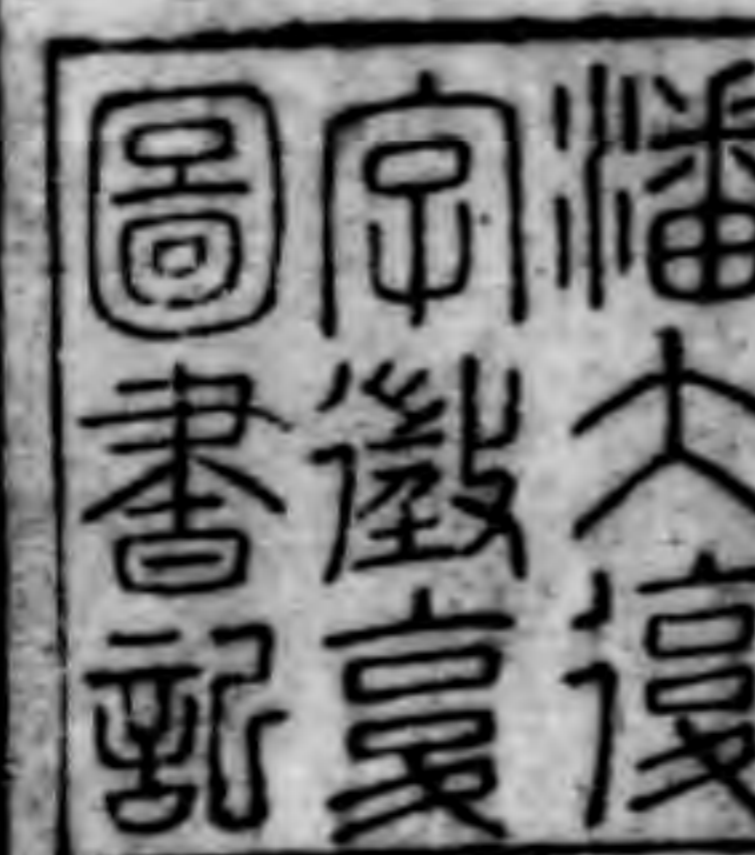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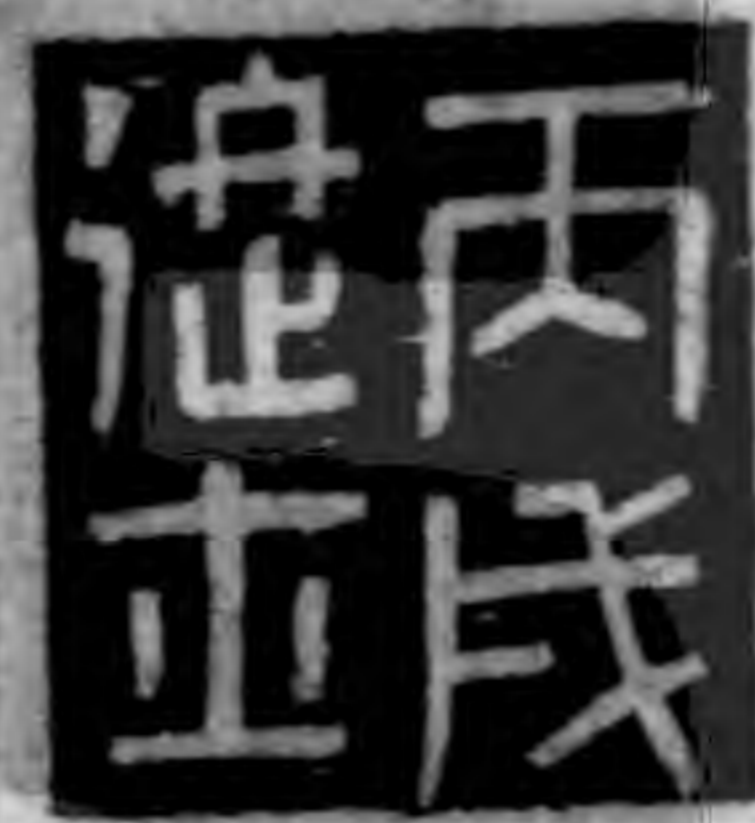
之而校以成仲醇與予不佞之
志安知後之仰之者不如今日
乎而是書終千古不亡矣書既
成用移書兩兒子曰為我藏
山中蓋山必有所托而名焉故

霞霧以石屋名菁山以稚川名
計籌山以越中兩大夫名是山
也安知不以藏書名乎然予之
景仰于文節固不徒以文章也
儻後之人止以文章觀之是魚

鳥之覩毛嬙已失其真者已是
為之序 峯

萬曆庚子仲春花旦吳興居實

子潘大復書于雍陽官署



宋倪文節公傳

倪思字正父湖州歸安人軋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
辭科累遷秘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
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
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辭精敏在廷誦歎權
侍立脩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
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
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
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

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并中書舍人兼
直學士院同脩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
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
頗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
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
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樽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
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
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闕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
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

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
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于嘉王也上為動容時
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灤回奏人主
治國必自齊家而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
於褻狎終於恣橫卒至于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
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正不但象莊
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謹直如此
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
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已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

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誅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于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蘓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席

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冑悚然曰聞
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子祠侂冑亟復召首對乞用
濤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冑擅命
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
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
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冑既誅
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
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
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冑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

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叅政錢
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自宰執當同進此專聽侂
冑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
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
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
以鑿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
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
是命先是語思歎曰黃賢為大司馬兩文有允執厥
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惧

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成者讀之
得不大缺乎乃上省牘請貼改府制詔下分析弥遠
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錫職而
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
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經鉏堂雜誌卷一

宋倪思著
明金有華校

孝廟聖德

趙八觀察師禹嗣秀王伯圭第五子見訪語
次孝廟聖德數事微臣所見者外廷事耳若
宮中之事不能盡知既有所聞敢不登載
一事

高宗初過德壽宮凡供奉人各撰一半謂如御服所

十人撲五人絲鞋所八人撲四人之類既撲住內侍
奏乞人補填孝廟云更不須得朕無所用此國家賦
財有限若諸處收補填闕須頓添數百人請愛國用
何以支吾竟不復補

二事

高宗絲鞋兩日一易御服三日一易孝宗絲鞋兩月
一易御服弊則易之或時浣濯補紉

三事

孝廟既過重華宮有一淨齋終日宴坐其間止有一

卓案上指書籍一部圓硯一隻筆兩管墨一錠紙兩
軸四旁無他物近璫嘗奏高宗曰下寶器圖書不可
數計陛下當時取觀玩略享之孝廟云不然高廟渡
江成中興之業功德盛大故合享此朕無功德豈可
享用璫云曰在庫藏久必朽蠹取而觀玩何損也孝
廟云此皆是直錢之物高廟所寶萬一將出或至損
壞便是不能守也至後皆鎖閉不啟

四事

慈福慶壽壽皇新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

哥尋常不曾着此衣服今何故如此壽皇對云政為
媽媽萬壽獻杯之故慈福云哥哥可謂孝順喜形天
顏壽皇親捧壽杯慈福不舉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
至于涕下翌日取此御袍置歲之云此我兒子孝順
為我獻壽特為此服也

五事

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諸子宴集坐間壽皇云
聞得外間鼓吹喧闐想是民間歡樂嗣秀王對云此
不可強壽皇云此如何強得嗣秀王云緣連年豐稔

民間稍康所以致此壽皇云是是嗣秀王回問元夕
壽皇聖帝對此良辰美景亦領略之否壽皇云十四
日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嗣秀王云是夕如何
度壽皇云是夜鼓琴兩曲人報月色甚佳遂出巡簷
賞月已而飲湯一盃至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
日令人神思不清又云人主没人道得若不自制禁
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酒一事也

六事

每宣秀邸及諸子宴食味極薄壽皇語之云莫不嫌

太簡薄否人飲食盤案雖極豐腆所食不過一兩著其餘皆作踐了何如今作一兩次既不作踐又可頻相會也

七事

壽皇極簡嚴不甚發語雖宴集拱手終席對諸璫不呼其名止呼其官而已

八事

壽皇坐側有一牙籤筒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樽至出白籤斟止半盃出綠籤則滿汎一席之間用綠

籤止二三而已

九事

近璫奏當脩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轉運司應副壽皇云我在南內豈不知朝廷無錢臨安轉運司亦窘向來高宗緣德壽宮闕錢所以朝廷極力應副今我與嗣君是一家事此間並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宮中錢脩不必關聞南內遂以重華庫錢計料翻蓋更不官差一匠及一夫

此九事聞之趙觀察日記小臣溥熙末備數

翰林權直宣至選德旁一小殿忘記名是時
壽皇方持高廟之喪裹白處布巾服白處布
背子殿側一間有小大櫃只是麤黑漆上設
青紬坐褥三條虎皮兩片而已以趙觀察所
言驗之則孝廟恭儉之德表裏如一過漢文
帝遠矣

孔顏

學者自幼師慕孔顏孔子畏於匡危於陳蔡伐木於
宋削迹於衛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夫以大聖大賢猶不免困危如此而率以大聖大
賢者為其遭困危而不屈也然則困危果非學者之
恥唯當學其處困危而不屈者耳

子思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
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
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
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為無
益莫大焉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

言道矣

子思不仕不受國恩故以身為重若夫已出身而仕受國恩深雖在田野亦當憂國可也

孔子建

孔子建與崔義為友義仕新莽為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昔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今人見朋友富貴趨附之唯恐後

寧沒有此高見耶

原憲

原憲貧居子貢連騎結駟而過之謂憲曰夫子何病也憲對曰衣食不給者謂之貧德義不進者謂之病憲非病也貧也子貢慙而退子貢固陋矣若憲者宜付之一笑可矣未免與之辨對亦未為高絕者也

顏觸

齊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

對曰夫獨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趨勢不
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對曰士貴
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
有敢去柝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死不赦令曰有能
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千金鎰由是觀之生王之
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

此即晚食以當肉徐步以當車之顏觸耶抑
別一人耶

蘇秦

蘇秦貪時親族薄之及佩六國相印而歸前之薄者
頓焉加禮曰吾見季子金多也季子金多於貪者何
與一旦見金多頓為之加禮宜為秦所鄙笑而得以
金多自驕也

李斯

李斯入秦值秦厭諸侯客下逐客之令斯在逐中丞
上書引物連類言客有益于秦而無害秦遂用之自
此致位丞相官成名立矣其後為趙高所讓下獄父
子俱戮東市將刑語其子吾雖欲與若復牽黃犬出

上蔡東門豈可得乎其言悲甚嗟乎使斯遭逐時不
上書乞田不過為布衣其牽黃犬遊獵於上蔡東門
可以終身無悔及其見田雖致身榮顯而父子俱戮
致坐一書之故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始斯
為書生見倉鼠而興感則其志專在利祿故其見逐
而上書恐不得利祿也後與趙高謀殺扶蘇立二世
恐失其利祿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終不免於大儻
可以為貪利忘義者之戒

賈誼

賈誼陳治安之策乃在於鵬賦之後豈其涉歷世故
故于事理講明尤更深究耶故文帝前席自以為不
及也與其初欲改正朔易服色時所言時政必大異
矣

延篤

吾嘗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夏商之
書公旦之典禮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
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
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吾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

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高漸
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于我未
足况也且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為人
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沒下見
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吾嘗讀延鸞傳有契于心每三
復焉嘗是時達如陳蕃李固寤如范滂輩皆不能免
獨為優游里閭以壽終蓋知幾早退避名隱去之故
也

孔明

孔明輔後主先擇賢者在人主左右其出師表曰鄣
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
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此孔明輔後主
第一法也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別無調
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
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
言握國柄者苟不廉儉何以率下苟通賂遺是非必

且倒置何以服人又小人讒毀君子疑其營私令乃
了無所管讒言何自入乎此孔明輔後主之第二法
也

又

先主三顧草廬時孔明年甫二十七歲名望之重若
老成舊德其已也止五十七大拉人才見用于時不
過三十年古人四十而仕七十告老其間亦止三十
年孔明自二十七遇主五十七而終遠滿三十年豈
其早達故不享上壽耶令人無孔明才德若後早達

是大可畏第後世仕官不免待次若計在任實滿三
十年者亦自難得僕二十登第二十九方得祿中間
待次閑居又十餘年計實得祿未及二十年豈造物
者欲壽之耶若使登第便得祿又無齟齬三十年已
滿則大可畏矣

三諸葛瑾為長弟亮族弟誕

諸葛孔明仕于蜀至于瞻死于忠義諸葛瑾仕于吳
至于恪死于誅戮諸葛誕仕于魏及其身以兵死三
諸葛皆禮之後分在三國皆不免覆家僅孔明仕蜀

從劉氏合乎正義子瞻死于忠義為得其死得禍莫若忠當以孔明父子為法也

孔融荀彧

孔融曹操不兩立孔融豈不知曹操險詐可畏而侮之者知其終不免也荀彧每事輸忠于操助成氣勢而後其終亦不免于死議者不知責彧而責融以不能全身遠害何哉

張季鷹

翰謂頌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

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曰見秋風起乃思吳中旅菜尊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身後名且不求况身後利耶

許敬宗

許敬宗與瀛洲學士十八人之選觀其對帝立之問

蓋博學多聞者位至宰相壽八十餘人許其才天假以壽而乃列姦臣傳不得與房杜為輩真可惜哉

杜牧之

杜牧之名聞一時累中科目意氣揚揚入一寺有僧靜坐者見之不顧旁人為言此先輩近日甚有名譽僧亦不吝牧之茫然自失以是知外名利者之高如此彼方以趨名利者為可鄙宜其視之邈如也

白樂天

樂天平生無一不可人意者詩文既高立朝議論忠直而有用為郡守所至有遺愛處請地不少杜屈指牛李二黨取其長棄其短雖與之從游而不為所汙亦不深為所害晚年優游分司有泉林勝景之樂而又深明佛理洞究性原而其所得者全名高壽祿位亦不為不貴是真可慕羨者也

又

樂天直節全名深識遠見真可師慕第不免有聲色之好平生事事皆如意時以無子為苦以此知佛謂此土為闕陷世界真不妄也

張志和

吳興人指南門二十餘里下菰菁山之間一帶連山為西塞山也山水明秀真是絕境家有小舫時時載酒浮游其上當八九月秋氣澄爽尤可愛翫特恨無志和詩筆胸次耳

柳璨

讀唐書至柳璨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于是知為小人之果無益而其自知亦甚明也

林希

林希在元祐已作大從官與東坡為儕輩章惇貶元祐諸公欲其行辭下除掖垣希意圖進用遂俯就之既草東坡謫辭擲筆曰壞了平生名節也其後僅遷丞輔大從官與執政相去無幾名節一壞遺臭後世明知而明犯之甚矣官職之能壞人也

後山

後山與趙挺之俱為鄧綰壻後山一生連蹇章惇欲一見後山竟不詣高節如此挺之附麗至宰相然至今目為小人以此知富貴不足道也後山在京師寒

至無衣藹挺之妻送衣與溪山妻後山却而不受寧
忍寒其清又如此可師仰也

介甫

荆公字說以轉注假借皆為象形象意此其所以為
狗也若其間說象象意處亦自有理其更新法若
願役至今用之東南為便不見其害海外四州自舊
不曾願役前十年守臣奏民間陳乞欲從中州願役
朝廷從之當時攻之者一切以為不可行力排之此
所以其心不服故曰憎而知其善可也

涑水金陵

溫公退居于洛十七年荆公罷政歸金陵亦十餘年
溫公不唯天下重望歸之其心樂道真得退居之適
荆公不唯得罪公議其心負愧良多身雖逸而心無
一日之樂觀二公出處可以為鑒

東坡楊畏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
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主免役蓋唯是之從而
不徇時之好惡此其所以為君子楊畏在熙寧則從

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
時人目之曰楊三變不顧是非而唯時是徇此其所
以為小人也

邢恕張商英

邢恕初從溫公伊川游號為善士後入紹聖黨為凶
人張商英初入紹聖黨至崇觀間反得時譽人之善
惡非有定也在人而已

汪彥章李漢老

二公皆名士特其初出蔡京之門一時干進以詩文

獻諛者數矣其言無所不至後皆不敢編入文集而
其子孫乃有拾遺者竟不免流傳于世欲人不知莫
若勿為信哉斯言

臧穀

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
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嬉其為亡羊一也余謂不然
亡羊雖一而挾策讀書者終勝于博塞以嬉者今有
二人焉一人為善一人為惡皆不免于死然為善者
終勝于惡者也

炭小五達者

市達有炭市人大駟謂之炭小五家累巨萬京師未破時先十年炭小五竭資妄用十年之間蕩盡而京師遭虜寇家資多者括責金銀殆不聊生反以為苦所謂炭小五者貧無所有反不招累豈其有先知智數耶抑其敗與時變會而適然耶

趙向地契

趙子固向伯升錢塘二佳士其先太原人靖康之初携家南渡兩家各有中原田契西籠其初南渡時曰

望恢復還中原憑契書復故業至今七十餘年歲契待時竟成無用金銀珠玉既不可保置田產有契書可保矣而亦無用以是知佛說萬法歸空之理為長也

王昶戒子姪

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不處何也惡不由吾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

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
觀祖所以戒其子者如此而世俗見子弟多取名利
以為能榮其家而人又從而榮之者是殆未知此理
也

盤谷序

儒者立論往往矯激多失之偏獨盤谷序論窮達二
致其說曰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
可謂平正不偏矣士大夫達則利澤施于人名聲昭
于時窮則起居無時唯適之安何往而不可獨不可

為趨趨囁嚅之狀俟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塗耳

又

盤谷序叙窮達二致可謂曲盡第以粉白黛綠列屋
間居妬寵負恃爭妍取憐為大丈夫得志何其小也
此乃李愿之見退之特述其言耳故首載愿之言曰
云云

秋聲賦

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
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黧然黑者為星星此士大夫

通患也夫力所不及而思徒思耳智所不能而憂徒憂耳吾嘗有多憂多思之患方壯而遽老未老而先衰坐此故耳

羅漢頌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閑看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馬援謂之守錢虜貪而造業用又不到閑看七十年而為守錢虜真愚也哉

歐詩

莫嘆學仙人山中苦岑宋試看青松鶴何似朱門客朱門炙手熱來者無時息何嘗問寒暑豈暇謀寢食強言悅憎怨擇語防讐敵衆欲苦無厭有求其必獲敢辭一身勞豈塞天下責風波卒然起禍患歲不測神仙雖杳茫富貴何意得歐公詩蓋身履而不知之者

一字至十字詩格

詠竹

竹竹森寒潔綠湘江濱渭水曲帷幔翠錦戈矛蒼玉

心虛異衆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杖入仙陂呼鳳律鳴
神谷月娥巾帔靜冉冉風生笙竽清簌簌林間飲酒
碎影搖尊石上圍棋清蔭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悅枰
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若論檀藥之操無哉于君
欲圖瀟洒之姿莫贖于僕

詠石

石石陰黑陽白岸胚胎山骨骼天地鎔鑄鬼神刻畫
鯨鯢張怒眼虜兕交鬪額鼓如溫玉聲清洗似精鋼
色碧花邊斲爾似奇品林下礪然無俗格冰霜慘冽

堅操不移塵土昏冥孤標自隔堯激獨立見劉侍中
家磊落群居在牛丞相宅昔時大士常命汝曰聽從
今日衰翁且對君為佳客

右見文與可丹淵集東坡云有好其詩如好
其畫者乎近滁陽林守送此集來置之按間
試閱之果有佳處一字至十字格他集未見
姑錄之

經鉏堂襟誌卷二

宋視 思著

明金有華校

食時五觀

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慙愧者矣余嘗
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以知
飭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襟之未有知正味者若淡
喫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二思衣食之從
來第三思農夫之愁苦若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每

食用此法極為簡易且先喫三口白餅已過半矣後
所食者雖無羹蔬亦自可了處貧之道也

訓子弟

端謹謙和勉進學問可以為良家子弟矣本之不立
縱復俊敏隨于輕薄子之列則才為累職者不取也
後生戒之

書座右

學貴有常然後日新有常與日新若相背馳然非有
常不能日新也

易

有來問我如何學易自何而入何從詣極我告之言
深求反感日用常行坦然明白夏葛冬裘渴飲飢食

泰否

泰之初九曰志在外也否之初六曰志在君也君子
于泰之時身雖在朝廷之上而其志未嘗不在山林
唯其志在君故與同其休戚而無憤世之失

程朱易

易以理寓象數曰象數以明理漢儒多明象數而于

理或泥而不通自王弼以玄理註易儒者于談理日
勝乃復盡畧象數二者皆得易之一偏至本朝言理
則程伊川為最兼象數則朱晦菴為詳今集二書為
一庶幾理與象數兼得之云

○易通鑑

易以明天地萬物之理通鑑紀治亂興亡之跡推其
理而知其盈虛考其跡而究其得失是其學也有用
其于用也斯為有益予昔之學貪多務得余今之學
捐華摘實手此二書朝夕紬繹迨其久也怡然理會
渙然冰釋寂然不動退藏於密

近之不遜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怨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奈何曰先勿近而已
矣惟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深先勿近之怨亦淺矣
勿忘勿助長

上云而勿正心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為一句
心勿忘作一句亦不通意味正心二字先是忘字傳
寫失真以一字分為二字故爾蓋養浩然之氣必當

有事而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
作文法也

人生苦樂

人生斯世非樂即苦樂者人之所欲苦者人之所不
堪自非喪心之人未有所避就者然而識真苦
樂者少故列于後

有全樂而無苦者

逍遙無為一念不生
不能忘念向善改惡

觀醒賢書日有所益

父母俱存闔門和樂

親近師友講貫義理

隨力所及濟人利物

有佳子弟向學奉親

良辰美景觀翫山水

身體康強老而不衰

國家安寧時和歲豐

父母俱慶身登高科

衣食粗足知足不貪

有苦樂相半者

飲酒可樂而有中酒之苦

賦詩可樂而有覓句之苦

妻妾可樂而有戕賊之苦

珍味可樂而有造業之苦

為官可樂而有憂責之苦

營生可樂而有多怨之苦

有須臾之樂無窮之苦者

賭博

狎娼

弋獵

沉湎

喜諛佞近小人

籠養

戲鬪

好勝健訟

有苦樂相目者

久病獲痊

失物復還

行人忽得

惡子改過

被禁得釋

苦樂

或曰何者最苦曰生不肖子最苦或問何者最樂曰有賢子最樂夫冤憎會他苦猶可逃獨子弟不肖教之不從怒之不改遣之無所日為不美事以恼尊長

懷抱是謂至苦若得賢子其樂亦非他樂可比也

或問何者最苦多事最苦或問何者最樂靜坐最樂

或問何者最苦聲色最苦何者最樂悅義理最樂

又

成實論衆生得欲無厭如飲鹹水不足故苦無所求欲乃名為樂身為衆苦之聚身為衆苦因緣人受虛妄樂便生貪著以貪著因緣生守護等過當觀樂甚于苦也樂為苦門以貪樂故從三毒起不善業墮地獄等受諸苦惱當知皆以樂為根本一切合會皆

離別相別所愛時深受諸苦故知樂者甚過于苦
樂受是煩惱生處所以者何以貪身故則欲所須欲
因緣故恚等煩惱次第而生樂受是生死根本所以
者何曰樂生愛如經中說愛為苦本 樂受難捨甚
於桎梏 又生死中貪樂所縛所以者何以貪樂故
不脫生死又此樂受常能生苦求時欲苦失時念苦
得時無厭如海吞派是以為苦又樂受是不疲倦因
所以者何衆生求樂曰時雖經嶮難以為樂故心不
懈倦是故智者應當觀苦 又樂受名起諸業因所

以者何以貪樂故能起善業為現樂故起不善亦是
一切身受之因所以者何取樂生愛愛故受身未離
欲者愛此樂受愛曰生苦故知樂受是衆苦本 又
樂受味是貪等曰苦無樂受則無所貪凡夫不知皆
以苦為樂 苦者多求樂者不求

苦樂

享欲樂者如食糖初甜後淡受貪苦者如食椒攬初
澁後甘

苦樂不同

今人家之治產也相恐以饑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
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
食相惠以逸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
前之為道前苦而長利後之為道偷樂而後窮

先苦後苦

樂勞苦營本業其後衣食必有餘縱口腹事逸遊其
後衣食必貧窘非天也非人也自取之也

三樂

世有三樂真樂也一曰人倫之樂二曰心地之樂三

曰講習之樂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
人倫之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此心
地之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此講習之
樂也人倫之樂自父母兄弟之外妻室欲其同甘苦
子孫欲其師教宗族欲其和睦女之適人者欲其得
所歸結自人倫而推之有一敗人意則非樂也心地
之樂豈止俯仰無愧怍而已其道德必與聖賢合與
天地並可也道德未同乎聖賢未同乎天地不可以
已也講習之樂何止于得英才而教育凡學問德行

之有勝乎吾者吾方且師之雖愛人之教育亦樂矣
此三者天下之真樂不此之樂而以外物為樂樂未
一二而憂已八九世俗以為樂識者不貴也

憂樂

世間遇如意事其樂不過三日至于不如意事未至
亦憂已至亦憂過去亦憂故憂樂雖曰相對要之樂
少憂多也

憂

成實論云憂是愚人所有智者則無是故愚者其憂

難除亦能深生熱惱又云憂要以智斷至哉斯言

又云愚者常憂所以者何思愛乖離怨憎合會所求
不得故常憂惱又此憂從二曰身心不淨如糞塗毒
蛇龍螫能汗又此貪欲常癡中行譬如狗咬血塗枯
骨涎唾合故想謂美貪者亦爾於無味欲中邪倒力
故謂為受味眾生以貪欲曰緣樂少苦多所以者何
如富貴處少散壞時多 愛欲者為樂因故倍受諸

苦請求時苦守護時苦用時亦苦如稼穡商賈征伐
仕進等是求時苦守時恐怖畏失故苦現在無厭故

苦歡愛欲有五種患一味少過多二諸結熾盛三至
死無礙四醒所呵棄五無惡不造 諸煩惱生皆因
于貪如貪身故起諸煩惱又愛使不拔則數數受苦
如毒樹不伐則常害人又貪能使衆生負荷重擔
衆生為無明所蓋覆愛結所繫往來生死無有本際
貪斷故色斷乃至識斷此貪以無常等現故斷斷此
貪欲則心得解脫色貪斷則無色無色則苦滅故知
貪欲為堅固縛又貪欲如賊而衆生不見其惡又貪
欲常于軟美門中行故名深惡一切世間所樂各異
貪故和合猶如乾沙得水相著若欲得諸樂當捨一
切欲樂捨一切欲故得畢竟常樂若欲生一從喜生
二從憂生若失所愛物是從喜生從憂生者從所憎
事生亦從嫉妬等生未離欲者嫉妬等結常惱其心
又多衆生憂惱報

貪

成實論若不守護眼耳等門則貪欲生于飲食不知
節量則貪欲生親近女色則貪欲生受諸樂則貪欲
生以愚癡故貪欲生于不淨中生淨想故貪欲生與

多欲人共同事故貪欲生懈怠不勤修善則貪欲得
便于非行處行則為貪所侵觀不淨等未能壞緣則
貪欲得勢從久遠來常習貪欲故成貪便則易生又
思量心弱隨逐所緣不能制伏則貪欲生又于貪欲
中得見利味不見其過則貪欲生

問曰貪欲有何等過故欲斷耶答曰貪欲實苦凡夫
顛倒妄生樂想智者見苦則斷 又受欲無厭如飲
鹹水隨增其渴何故得有樂又受欲故諸惡并集如
刀杖等皆由欲故 佛說比丘應當思惟所有諸苦

何由而有當知皆以身為因緣身因于愛 又是貪
常于不淨中行如女人等是女人得大樂當捨離少
樂故能得無量樂智者更無別利如離貪愛心随心
離貪愛則滅諸苦惱又此貪欲為害善法所以者何
深貪者則不顧戒不受教化不見衰患不觀罪福如
狂如醉不知好醜亦如盲人不見福利 又說貪欲
為大海無邊亦無底波浪澆深惡蟲皆羅列如是
諸嶮難無人得渡者但住淨戒般得見正風利佛為
大般師能示諸正道如所說修行是者則能渡 貪

欲最為難斷一切貪欲究竟皆苦所以者何貪夢事
必當離散因緣必有憂苦佛於處處經中說種種喻
呵此貪能害慧命故說為毒在心即苦故名為刺能
斷善根故名為刀能燒身心故名為火能生諸苦故
名為怨從心中生故名為內賊以難拔故名為根能
汙名聞故名淤泥障善道故名曰妨礙內疼惱故名
箭入心起諸惡故名不善根 生死海故名為河劫
盜善財故名為賊問貪欲有如是過當云何斷答曰
以不淨觀等遮以無常觀等斷若人能知一切無常

則無貪欲若人能見世間皆苦苦目緣貪此貪則斷

嗔

嗔為兩恼先自燒恼然後燒人云何當斷曰常修慈
悲喜捨瞋患則斷見瞋過患是則能斷又得真知嗔
恚則斷以忍力故瞋恚則斷 為瞋恚者欲惱害人
而返自害所有身口加惡于人自所得惡過百千倍
故知瞋為大自減損故智者欲令自利得免大苦大
罪應當行忍云何能忍答曰若人善脩無常了達諸
法念念生滅罵者受者皆念念滅是中何處應生瞋

耶又善修空心故能忍辱作如是念諸法實空誰是罵者誰是受者又是苦實則應受我實有過何故瞋邪若是不實彼人自當得妄語罪我何故瞋又若聞惡罵當作是念一切世間皆隨業受報我昔必嘗集此惡業今當償之何故瞋耶又我於此聲取相分別故生憂惱即是我咎又忍辱者不咎他人又念諸佛又衆賢聖尚不免罵何況于我又作此念世間多惡不奪我命已為大幸况打罵耶又作此念此惡罵等於我無苦易可忍受如佛教比丘若鐵鋸解身身尚應忍受何況罵耶

慢

身為不淨九孔流惡何有智者恃此自高又觀無常等相則滅憍慢

無明

一切煩惱名為無明世間衆生以無明力故貪求少味不見多過如蛾投火如魚吞鈞衆生亦爾現貪少味不顧多過諸惡道皆因不善不善皆是無明如真寶珠盲者棄諸煩惱中無明最強如經中說無明

罪重亦難除解故知無明是諸苦根本于無常中坐
常想猶如空拳以誑小兒亦如幻師能現前誑人令
見土為金無明人于畏處不畏善處不善憎惡善人
愛樂惡人倒取人意常喜返戾堅執邪事不知慙愧
樂處黑闇及不淨自大自貴喜輕蔑人

憂也貪也瞋也慢也無明也皆為善之大害
極其情狀與其對治之方未有如釋氏之說
故具載之

不善

成實論若行不善則自賊其身况他人耶行不善業
今雖不現果報則著是故雖少如毒雖少亦能害人
如債雖少漸漸滋息又行不善明不樂以樂行不善
故失人天樂不樂樂者愚之甚也

善樂

成實論云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
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今之為善
為惡而報未驗者皆于其未熟觀之也至其熟時決
不可易矣

浮屠氏之說比聖人之言雖不免偏然真是
濟世良藥藥之治病剛柔之劑必偏以其疾
偏故以煖藥攻寒疾以涼藥攻熱疾隨病下
藥故不免偏也

遜畔

古語云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晚唐有一賢楊珍仕為
蜀父官于外所居地為隣所侵其子欲訟之於是作
詩曰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光
殿基望秋風禾黍正離離遂不復訟隣里爭地界者
或為人所侵或恃強侵人不過尺寸間或以興訟或
以招怨者多矣若作此觀息爭訟端矣

意向則重

青紫品章朝廷所以別貴賤者固然矣此者國有大
故官寮服衰其不得服者亦深慕得服者以此知意
向所在則重也

各有氣象

牡丹芍藥於春為宜芙蓉桂菊於秋為宜海棠開於
秋終是蕭索近有四時木樨開于春終不及秋非時

強開氣象故殊也

無厭者自生煩惱

漢武帝通西域平南越破朝鮮伐匈奴斥地數千里猶不知止終至於下輪臺之詔唐太宗平高昌殄吐渾虜延陀誅突厥羈縻萬里之外猶不知止終至於不能勝高麗是之謂無厭自生煩惱者幸其晚而悔若不知悔則如秦始皇隋煬帝唐明皇覆亡繼之矣然而得利者必至無厭不肯遽止是以不可勸諫譬之盜賊不敗不已也

創家享成敗家

有福有智能勤能儉創家者也有福有智不勤不儉享成者也無福無智不勤不儉敗家者也

盜亦有道

盜未易為也莊子曰盜亦有道非有智數才力膽氣足以服人者人不服之其為魁固難矣雖其徒黨苟無一長盜魁亦不收之又為者亦須命好然後不敗故曰盜未易為也

盜未嘗樂

盜恣為凶橫酒食衣服唯意所欲然而日虞見捕雖在樂中未嘗樂也

衣食粗足不肯為盜

粗有衣食者不肯為盜十金之賈不肯瞞稅此中中之智能之不待遠識也

族弟試見黜不憂

族弟試見黜不憂或問何以不憂對曰今年雖黜明年尚有試期由取某就明年試若今年憂而死明年無其試矣此言殊有理

惜別

家妹見訪骨肉相聚甚愜老懷童兒亦為之喜其歸也不能不作惡坡詩云我始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由我過西風西風亦已過恨別終無窮人情一也來時之喜即為別時之戚親履此境尤見坡詩之工

聲

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落子聲雨滴墻聲雪洒窓聲煎茶聲作茶聲皆聲之至清者而讀

書伊吾聲為最聞他人讀書聲未極其喜唯聞子弟
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

是非顛倒

韓文公淮西碑蘇文忠公上清宮碑文辭雉傑照映
古今當時乃磨韓文公而使段文昌為文易之仆蘇
公碑而使蔡京為文易之段蔡之文猥釀骯髒韓蘓
妙作何啻天冠地履不唯一時是非顛倒若段蔡者
豈不知雄辭在前遽敢下筆可謂大膽不自量也意
謂天下可欺後世可欺小人之無忌憚者

段蔡之文不應流傳今猶流傳者豈天以即
證韓蘓二碑乎

顛倒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顛倒者十有八九其一少而當
勤以圖身計而反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云少
年輕歲月不鮮早謀身晚歲而無益位眉向世人其
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
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落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
陽憂子孫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

之事

前詩為子弟者當以為戒後詩老者所當省也余老矣後詩為切

懋懋

啟手足之際有餘則懋不足則懋苟不知道二者必居一焉

晉人風俗之弊

自夏侯玄鄧颺何晏祖尚虛無暨阮籍劉伶輩遂至放恣縱傲而潘岳等二十四友又至于望塵雅拜略

無廉恥二者俱失也

十不善業

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淫也意三貪嗔癡也而口業乃四妄言也綺語也兩舌也惡口也故人於口尤不可不謹人能謹守是戒不為十惡是謂實行雖不談禪設教吾必謂之真能學佛者也

四毋四勿

孔子之告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者禁止之辭也而孔子之所絕者四毋意

也母必也母固也母我也母亦禁止之辭也人性本善非有不善也能禁止其不善斯善矣孔子之初亦自禁止不善始禁之久則自然安行併與其所禁之者絕之矣然人未能遽至孔子之大成則當先如孔子之教顏子自回勿始可也若曰併與四母絕之是自欺耳非為學之叙也

求

不足者求于人有餘者為人所求求于人為乞憐之狀固難為顏為人所求而無以應之亦難為辭求于

人而弗得未免有怨為人所求而無以與之眾怨萃焉何以自解故莫若處中既不志于求人又不為人所求既免怨于人又免為人所怨非處中孰能之所謂處中者何也衣食粗給不當權位者是已至此地者可謂世間幸人

物各從其類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物各從其類也心身清淨自然親上心身穢濁自然親下心身穢濁又日與穢濁者為伍欲求與仙

佛同類無是理也



